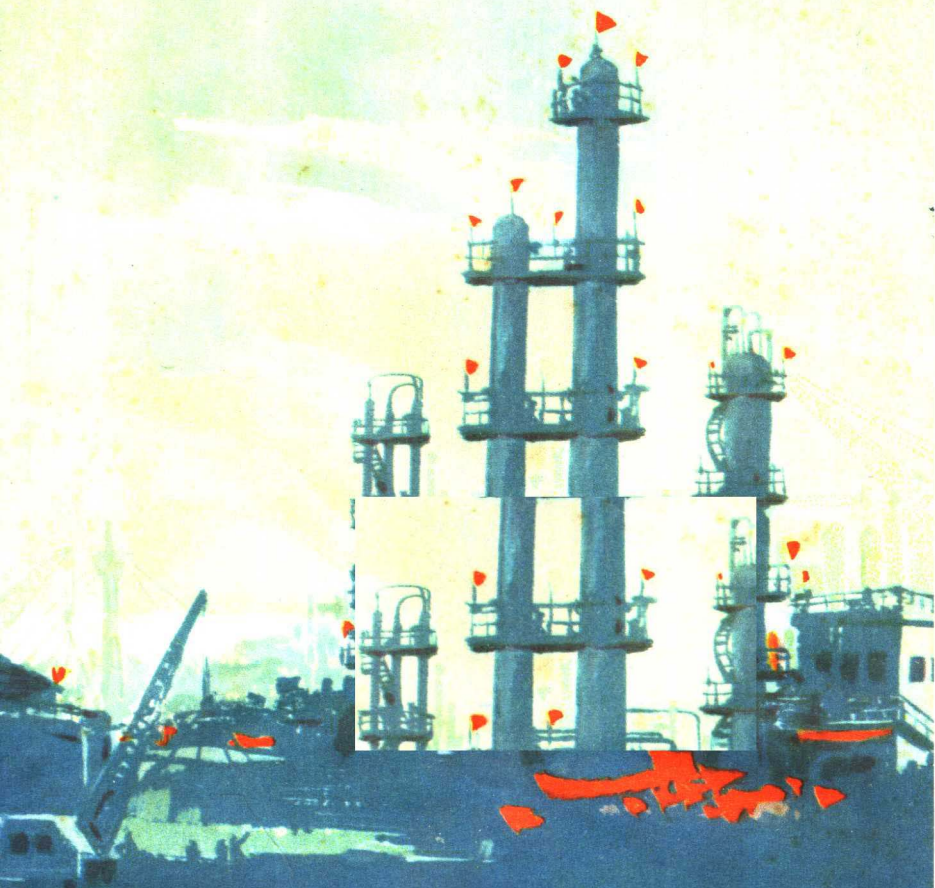




滨海宏图

滨 海 宏 图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滨 海 宏 图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114,000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 10171·426 定价: 0.30 元

内 容 提 要

《滨海宏图》这本革命故事集，反映了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在筹建阶段，参加会战的广大工农兵战士，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头顶蓝天，脚踏海滩，不怕艰苦，勇攻难关，团结战斗，大干快上的英雄业绩。

《银光闪闪》、《滨海宏图》、《闯新路》塑造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战海滩》、《陆地行舟》、《飞越七百米》、《码头未造之前》歌颂了劳动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聪明才智；《虎头兵》、《攻关》、《塔吊新歌》、《第一仗》、《放心》表现了青年一代在斗争中的成长；《“巧裁缝”》描写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海湾战歌》、《一丝不苟》体现了工农团结战斗，并肩前进，立足全局，狠抓质量；《飞兵入关》、《火》展示了工地上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紧批林批孔，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促进了各项工作胜利发展的时代风貌。

毛主席语录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目 录

银光闪闪·····	汪志群 (1)
闯新路·····	顾国华 (11)
滨海宏图·····	夏鸿淦 戴剑石 (20)
战海滩·····	恽世理 李振国 (30)
陆地行舟·····	周菊华 周歧忠 (43)
飞越七百米·····	川 弓 (51)
码头未造之前·····	林耀南 (61)
海湾战歌·····	吴国俊 (69)
第一仗·····	缪惟民 (78)
“巧裁缝”·····	李怀清 (86)
一丝不苟·····	许国华 (96)
攻关·····	巴瑞甫 (101)
虎头兵·····	胡雄芳 徐坤坤 (109)
塔吊新歌·····	朱金生 (117)
放心·····	俞亮鑫 (127)
火·····	金小司 (136)
飞兵入关·····	吴根祥 (148)
编后记·····	(160)

银 光 闪 闪

汪 志 群

生产组负责人陈中乐滋滋地拿着一叠生产报表走进办公室。他盘算着：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厂内革命生产形势一片大好，产量日日上升，按目前进度，超额完成今年生产任务，是脸盆里抓鱼——十拿九稳。抬头一看，只见挂在墙上的小黑板“留言栏”里写着：“老陈：我和小王到局里去一次，马上回来。——李银嵩”。老陈心里一动，老李是熔炼组组长，今天和小王到局里去做啥？哦！会不会与昨天局里讨论的银铈合金铅管问题有关？原来，前天老陈到局里参加一个有关“防腐蚀材料”会议。会上，局党委告诉大家，目前上海正在兴建的大型石油化工厂，急需一批耐腐蚀程度很高的银铈合金铅管，过去这种管子靠从国外进口，但这次时间紧迫，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卡我们，任意抬高售价。因此，市委决定自力更生，自己试制，要大家回到厂里找工人同志商量一下怎么办！老陈一听，心想，这种管子要求很高，试制时间又这样紧，肯定不行。又一想，这事反正与自己关系不大，局里谁不知道上海铅合金厂只有百来个人，一无熔炼设备，二无技术条件。冶金系统那么多大厂，要试让别人去试吧。回到厂里就把这件事情忘了。昨天下午到车间去拿生产报表时碰到李银嵩，老李问起昨天会

议情况，他才心不在焉地说了说。老李一听忙朝外跑。老陈见老李跑了，不知又去忙什么，反正这个人整天闲不住。自己翻着生产报表，看到表示完成率的箭头越来越高，心里不由得象涂了层蜜，跨着轻松的步子往办公室走去。

现在，他看到小黑板上的留言，感到有点不妙。他知道老李这个人，看到新任务就象小孩见到新玩具一样，抓过来不放。工作起来又象干柴遇到烈火，总是烧得很旺。自从担任了党支部委员以来，每天更忙，是个好样的干部。可是有一点老陈看不惯，这个老李太爱揽闲事，经常跟他唱对台戏，弄得他左右为难。譬如有一次，老李和几个老师傅到上海化工厂去进行质量访问，看到化工厂用的一组六根铅管组成的铅管组使用很不方便，回到厂里马上要搞一种“梅花型”的铅管。当时厂里任务真是满到了喉咙口，再也塞不进了，老李受过伤脚又正犯病，而且这种“梅花型”的铅管只是在某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杂志上看到过，不但没有加工工艺，也没有模子形状，老李硬是咬着牙，跷着脚，白天工作，晚上到车间和老师傅们设计模具，反复试制，一直做了十几个模子才成功。投产以后，受到了化工系统工人的热烈称赞。

今天，老李到局里去，会不会是去要任务呢？很有可能。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技术要求很高，一般的不锈钢管子用在石油化工生产上，要不了三五天，就会被腐蚀得象丝瓜筋一样。老李怎么不考虑一下后果！想到这里，他连忙放下手里的生产报表，准备到局里去。刚刚跑到门口，就和冲进来的小王撞了个满怀。这小王是老李的徒弟，在老陈眼中他和他师傅一样的脾气，就象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老陈正一肚子不满，被小王这么一撞，刚要发脾气，小王已经开口了：“老陈，管子

的任务我们接下了！”“啊？”老陈不犹可，一听真是火上加油：“你们接了，我去退！”“不能退！”声如洪钟，震得老陈一楞。话音刚落，进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他身穿一套半旧的工作服，宽宽的前额上几道皱纹，一双浓眉下，两只火辣辣的眼睛直盯着老陈。这就是厂党支部委员、熔炼组组长李银嵩。老陈一看老李来了，立刻转向老李：“加工这批管子需要先进的设备，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目前只能靠进口。”老李严肃地说：“我们不能老跟在别人后面爬，同志！在外国资本家面前，我们的脊梁骨是硬的！”“说得好！”这时支部书记方敏出现在门口，老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方敏看了看老陈，说：“这样吧，我们马上召开支部扩大会议，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支部扩大会议很顺利，开得热气腾腾。老陈见大家一致同意试制，也不好再坚决反对；他抱着“试试看”的思想，勉强参加了由老李负责的“三结合”试制小组。

试制银铋合金铅管，关键在熔炼，要使熔点高低不同的几种元素同时熔炼，很不容易，其中，有一种元素既轻又极易燃烧。把它放在七、八百度的铅铜熔液里，就象把酒精倒在火里一样，一下子就燃烧掉了。试制不久，有一天，老陈跑到车间门口，里面传出一阵喧闹声，进去一看，熔炼组的人都在，一个老师傅手里拿着一个长把的火钳，夹着一个纸包，朝熔炼锅放去。只见纸包一碰到液面就燃烧起来了。老李正在一旁同技术员和几个老师傅全神贯注地看着，不时地交换几句。这时，人群中又走出一个青年工人，他把元素用一块铜丝网包着，接过刚才那位师傅用的火钳，把铜丝包朝锅底一扔，大家的眼睛盯着液面，铜丝包沉到锅底，没有燃烧。大家正高兴，可是过了一会儿，铜丝包被沸腾的铅铜熔液翻滚到液面上，元素又燃

烧起来，一片火光笼罩着液面，几分钟以后就消失了……。

一连几天下来，试验都不成功。老陈心想，这下老李不会再钻牛角尖了吧，不行就是不行嘛。他跑到熔炼间叫几个熔炼工人停下试制，改换一炉普通铅。然后他去找小王，准备要回配方，再给局里去电话，退货。老陈刚走，小王从外面进来，一个青年工人不满地告诉他，老陈决定退货。小王一听，“咳！”了一声便朝外跑，去找他师傅老李。找了几个地方没找到，猛然想起老李陪一个肠胃炎复发的老师傅看病去了。

下班后，小王闷闷不乐地到家里吃了饭，朝床上一躺，可是紧闭着双眼就是睡不着。他翻身起来，披好衣服，骑上自行车就往师傅家跑。到了师傅家门口，把自行车朝大门口一靠，穿过天井，刚走到老李房门口，听到里面传出一阵轻轻的读书声，好像是毛主席著作中的那一段。小王推开房门，只见房间里一张写字桌上亮着一盏台灯，师傅双手捧着一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一字一句地念着。旁边还放着一个本本子。小王真为师傅这种学习精神所感动。他叫了声：“师傅”，就把老陈要退货的事说了一遍。奇怪的是，师傅好象已经知道这件事似的，指指身边的凳子叫小王坐下，又给小王倒了杯开水。小王拿起桌子上的小本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语录下面写道：“要造争气管，需做争气人，控制元素虽然有困难，崇洋思想更危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造出争气管，打击帝修反！”看到这里，小王进门时的担心一下子全没了。他高兴地向师傅提出增加铜丝包重量，使它不再浮到液面上来的建议。老李听到小王讲的和自己的想法一致，很高兴。他正鼓励小王说

下去，这时他老伴从外面检查卫生工作回来，一手拿着个苍蝇拍，另一手拿着个老鼠笼子。老伴见小王在，便打了个招呼，放下手里的东西洗手去了。小王回过头，见师傅两只眼睛盯着地上的老鼠笼子一动不动，他也不由地朝老鼠笼子看去。这是一只用铁丝编的普普通通的鼠笼，没有什么精巧的地方。忽然老李眼睛一亮，对小王说：“你刚才不是说加重吗？我们是否把铜丝包改成铁条笼子，然后用冷铅皮裹住这个元素，放到铁笼子里，它不是就沉到锅底了吗？”小王一听，这办法太好了，高兴得一把拉起师傅就朝厂里跑。

第二天一大早，老陈就到车间找小王，当他跑到熔炼间一看，昨天的料不但没换下，反而又在熔炼了。再一看，小王和熔炼间的工人都围着老李蹲在地上，老李手里拿着一把老虎钳，小王拿着一个铁条做的小铁笼子。顿时，老陈心里的气就象炉膛里的火一样朝外直冒。“哼！他俩倒有心思在这儿做笼子玩。”这时，蹲在地上的小王“忽”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举着笼子叫道：“我去把老鼠抓进来。”老陈劈手抢过笼子就问小王要配方单。小王一见老陈，知道来者不善，忙朝师傅看了一眼。老李见老陈要配方单，站起来坚定地说：“试制任务是支部扩大会的决定，任何个人都无权改变！”老陈听老李这么一说，气忿地把手中的笼子朝地上摔去。只听得老李“哎唷”一声，蹲了下去。老陈才发觉笼子碰到了老李的脚。老陈知道老李的脚受过伤，那是在解放前，老李和老陈一起在一家外国资本家开的铅厂做小工。有一天，老板叫工人炼一炉特种合金铅，老李想学学配方，趁老板不在，跑去翻了一下配方单。恰在这时，老板走来，看到老李在翻配方单，一棍子朝老李打来，老李躲闪不及被打伤了脚。老板傲慢地夺过配方单骂道：“穷

小子还想学洋配方，这洋文你看得懂吗？你只配烧烧火。”骂完挥着棍子还要打老李，老李忍着脚痛一把夺过棍子，朝老板头上甩去。这时，原来在一旁烧火的老陈正好领来一帮工人，老板见势不妙，才夹起尾巴溜走。从那以后，老李和老陈就忿忿地离开了这家厂。老李曾对老陈说：“总有一天，我们能超过西方资本家！”……现在，老陈看到自己碰痛了老李的脚，又想起这段往事，怒火象被浇上一盆冷水，一下子熄了。他内疚地说：“老李，我……”老李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严肃地看着老陈：“同志，我们可不能忘记过去啊！”“我主要担心搞不出来，拖重点工程的后腿。”小王连忙抬起铁丝笼，告诉老陈大家想了个液下加料法，可以克服元素燃烧。老陈半信半疑地对着笼子上下左右地看着。只见老李接过小王拿来的元素，用几张软铅皮分别包成几个小包，放进笼子，然后捧着笼子朝熔炼锅走去，小王忙赶上去，从老李手中夺下笼子。为什么呢？原来冷的东西放到七、八百度的铅铜熔液里，就象在油锅里滴上水，“辟辟啪啪”的要炸开的，老师傅们称做“放炮”。现在，把这个笼子放到锅里，而且还要把它压到锅底，这里肯定要“放炮”的。弄得不好要伤着手脸，很危险。老李见小王跟自己夺笼子，知道小王不放心自己的脚，便装出轻松的样子朝地上蹬了两下，叫小王去做取样准备，拿过笼子就朝熔炼锅走去。小王看着师傅高大的背影，只觉得眼睛一热，就急忙拿了两块石棉布朝师傅跑去。

老陈站在一旁，见老李把笼子朝锅底放下去，迅速地抓住笼子上的长柄，把笼子压住，只听得“劈劈啪啪”炸裂声，却不见锅面上有火光，燃烧问题解决了。等到老李把空笼子从锅底提出来时，老陈不禁暗暗赞叹，他上前握着老李的手，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老李的手抖了一下，再看老李的手，“唉呀！”老李的手上被铅液烫伤了好几处，自己的手正碰到他伤口上，忙找东西给老李包扎。

下午化验结果出来了，这种元素的成份是有了，但含量太低，还是不合格。老陈知道，这种元素很容易挥发，就象酒精棉花里的酒精一样，虽然吸进去了，但如果不放在盒子里盖上盖子，还是很快要干掉。老陈想，现在得为试验出点力，想办法买个真空炉。他想去找老李商量一下，但看看老李没有一点想买真空炉的念头。老李在车间里转来转去，一会儿找这个谈谈，一会儿找那个聊聊，要不就和几个小青年围在一起讨论一阵。小王呢？不是跟在师傅旁边听大家发表意见，就是到食堂去看炊事员烧饭。师徒俩好象把熔炼的事全忘了。老陈想，反正我是为了试验考虑，有了真空炉，这种元素就不容易挥发了，我这也是为了早点搞出争气管，老李不会不同意的。他跑到办公室，拉开抽屉，拿出纸和笔，给上级写了个申请真空炉的报告。写好又仔细看了一遍，折起来放到口袋里，准备让小王送到局里去。这时，门口响起一阵自行车铃声，他跑到门口一看，是支部书记方敏开会回来了。方敏见老陈在办公室，便叫他一起到车间看看。于是，两人边谈边往车间走去。老陈告诉方敏，老李用小铁笼子克服了元素燃烧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解决防止挥发，最好能有个真空炉。他从口袋里掏出刚写好的报告交给方敏。方敏开始见到老陈情绪比前几天有所好转，正感到高兴，现在一听老陈要买真空炉，知道他思想还没彻底解决。看了看报告，刚想说什么，一瞧老李和小王正迎面走来，两人手里捧着个畚箕，一边走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方敏赶紧走上前去，“咧嘴”笑道：“你们师徒俩捧着

畚箕干什么？”老李、小王见是支部书记回来了，忙拉着方敏向车间走去。方敏看了看锅里的料，又看了看化验单，把手中的报告朝老李递去。老李一看是申请购买真空炉的报告，皱了皱眉头，然后坚定地对方敏说：“我们不需要真空炉。”老陈先看到老方把报告交给老李，满以为老李会同意。现在听老李这么一说便急了。老李真会开玩笑，我们能解决燃烧问题已经不错了，解决挥发问题，国外都是用的真空炉。想到这里便朝老李说：“你就别逞能了，目前国外还找不到不用真空炉解决挥发的资料。”在一旁的小王听老陈左一个“国外”，右一个“国外”，忍不住就顶了一句：“我看你真没中国工人的骨气，满脑子洋框框！”老陈一听小王当着这么多人顶他，气得“呼哧呼哧”说不出话来，一转身“噔噔噔”朝外跑了。方敏起先看到畚箕里的草木灰，心里已有点数了，后来见老李又坚决不要真空炉，知道他心里有底。这时见老陈跑了，看样子他一时转不过弯来，便让老李他们继续进行试验，自己在旁边帮忙。

为了不使锅里的其他元素溅出来挥发，老李放弃用行车吊铅，而用手把一块块几十公斤重的铅锭搬到锅台上，然后轻轻地放到熔炼锅里去，等到锅里的料全部溶化后，按照早上的方法，用铁笼子把那种元素加到锅底，端过畚箕，准备往液面上撒草木灰。

再说刚才老陈被小王一句话惹恼，离开车间以后，越想越气。他想，我要真空炉，是为了使试验早点成功，什么“洋框框”，我是尊重科学，对国家建设负责。老李这个人就是有点不实事求是，跟我唱对台戏，不行，这管子影响到重点工程的建设，弄得不好，损失很大，我得去跟他讲清楚。于是老陈气冲冲地走到车间来了。他跑到车间门口，听见小王在告诉方

敏，老李和车间里的老师傅们听技术员说，元素挥发主要是接触空气的缘故，后来他们根据食堂里烧饭盖上锅盖的道理，决定撒上一层草木灰，防止挥发。

方敏见老陈回来了，对他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熔炼炉台，老陈也随着转过头去，他一下子惊住了。只见一锅铅铜合金液象开锅的粥一样在翻滚，液面上有一层草木灰，老李一只脚踏在锅台上，另一只脚踩在旁边一个高凳子上，手里端着个畚箕，不停地往锅里撒着草木灰。汗珠顺着他的两颊往下直滚，他也顾不得擦一擦。通红的炉火就象一块透明的大红羽纱，笼罩着老李全身，他就象炮火中冲锋的战士，脸上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两眼中流露出必胜的信心。“这伙计不要命了，七、八百度的高温，而且他的脚……。”老李为试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老陈。这时，老李在老陈眼里越来越高，他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洋溢着战斗激情的心胸，那身半旧的工作服，连同那双粗壮的大手，普通的竹畚箕，都一齐放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这时只听得老李高喊一声：“取样！”小王迅速地取了小样。老陈忙和方敏一齐上前扶着老李慢慢地跨下来，他只感到老李的衣服烫得不敢沾手，顾不上讲话，忙帮老李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他不明白，老李冒这样大的危险撒草木灰，却不愿意买真空炉，难道草木灰比真空炉还行吗？老李好象看透了老陈的心思，说：“不能迷信国外的一切，要前进，不能倒退，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说着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老陈，老陈打开一看，一条醒目的大标题出现在眼前：《再批克己复礼》。

这时，小王兴奋地一边挥着化验单，一边跑来。老陈抢过化验单一看，化验数据全部合格。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好象缺了点什么……。老李指着化验单对老陈说：“这个元素刚合格，我们还要把它再提高一点。”老陈点了点头。

炉火映红了整个车间，老陈接过老李递来的石棉布，搬起一块铅锭和老李一起朝熔炼锅走去。

一个十分晴朗的早晨，一排满载着银铈合金铅管的“飞跃牌”大卡车，在市区通往上海石油化工厂的公路上迎着朝霞向前飞驰。卡车两旁刷着醒目的大标语，一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边是：“造出争气管，打击帝修反。”一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坐在第一辆卡车车厢里的李银嵩正和陈中在交谈着什么。车子飞速向前，车上的争气管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不住地闪着银光。

闯新路

顾国华

虽是严寒，杭州湾畔的石油化工厂工地却是热气腾腾，春意盎然。在这个厂的裂化工段，有个长长的大圆筒躺在托架上，看上去就象好几节相连的火车车厢；这是一只引进的国外装置，叫精馏塔。可是对这只塔怎么吊装，在安装队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党支部委员，起重、钳工混合班班长周闯，一接下这个吊塔任务就忙了起来，又是熟悉图纸，又是忙着准备葫芦、把杆，还跟几位有经验的老师傅到现场对设备进行了仔细观察，研究又好又快的吊装方案。大家一致表示：林彪、孔老二鼓吹“上智下愚”来污蔑劳动人民，我们工人阶级就要用实际行动来批判这种反动谬论。周闯感到：如果按照外国的方法施工，先吊空塔，再装塔内一千多块塔板和十几个平台，就要在高空的软梯、脚手架上长期施工，既麻烦，又危险，而且速度很慢，跟不上整个飞速发展的工程建设。他想：如果吊装前先把塔板等等的部件在地面上装好，然后整体一次吊装，不仅安全，还可以大大加快安装速度。周闯坚信用集体的智慧一定能够把精馏塔整体吊上去。

一天晚上，正下着鹅毛大雪。安装队的一间宿舍里灯光